

我讀「她們的世界」

林貴真

和殷允芃的「中國人的光輝」一樣，夏祖麗編著的「她們的世界」（純文學出版社印行）也是一本頗受人喜愛的訪問錄。所不同的，前者訪問的對象多半是海外一些有成就的中國人，範圍至廣，有作家、外交家、建築師、作曲家等等。而後者却是十六位當代中國女作家的訪問記，以及十五篇（瓊瑤除外）自選的代表作品。當然，十六位不能代表全部。但是從這一份名單看來，的確她們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，各有其風格，也使我們瞭解了一部份女作家的思想與心聲。

曉風的世界是由「地毯的那一端」起始，帶給她的是中山文藝散文獎最年輕得主的榮銜。而「哭牆」的風行更把她由散文帶進小說的園地。不必用劇力萬鈞來形容，但她的小說常給人一種深沈的壓迫感。求新、求變也許是每一作家所極力追求的。劇本的編寫似乎是她最近筆耕的收穫，從「第五牆」的引人注目，到不久前「武陵人」的受人討論，我們可以看出曉風的確是新一代女作家裏最有幹勁的代表。當然，人活着除了一股幹勁還需求什麼？幸福

愉快？那有絕對的定義呢？

「我過去常常很武斷地認定那種生活是幸福，那種是不幸福，現在我却不敢這麼武斷了。我覺得一個人能適應自己的生活就是幸福。」藉着夏祖麗的筆，我們聽到了曉風的心聲，同時也在我們的心田裏發出了回音。

從「英倫歸來」起，徐鍾珮給人的印象就是一位成功的新聞記者。雖然她目前過的是外交官夫人的生活。她的書不多，但每一本都令人喜愛，「我在臺北」、「餘音」；甚至她的譯作「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」、「哈安璫小姐」。

和她自己一樣，我們也有共同的感覺——遺憾。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們已沒有品味到她那種「傷時憂國」的情思了。

拍電影，當過女主角，當然你可以想像郭良蕙生活的多彩。當年「心鎖」一書被禁，也曾轟動一時。能抽煙、會開車，無疑的她是很現代化的女性。

在經歷種種生活的磨鍊後，她在本書被訪問的報導裏，對愛情和婚姻發表了一些獨特的看法：

「……戀愛時波濤越多有時越是甜蜜，婚姻却要像流水，平靜才好……在婚姻裏最大的東西是生活，生活是脫離不了現實的，而現實常會把美麗沖為平淡。……如果把愛情和婚姻混為一談，用積極的思想去要求婚姻，那一定會失望的。」

一提起「安全島」這個廣播節目，幾乎成了羅蘭的標誌。十幾年來羅蘭一直是生活在播音的世界裏，早期的「羅蘭小語」、「給青年們」等就是她的播音稿，也同時風迷了許多年輕的朋友。當然，她的作品不止這些，「羅蘭散文」、「羅蘭小說」……以姓名作書名，可見「羅蘭」兩字的響叮噹。

在本書「追求理想的羅蘭」一文裏，我們可以看出羅蘭處理實際生活的態度：

她說：「沒有一個人是願意一天到晚清理打掃、煮飯燒菜或是參加宴會的。太多的俗事纏身，就會想到要逃。當你離開一個牽牽絆絆的環境，未到另一個牽牽絆絆的環境之前，你是最快樂的。」所以她喜歡走路，喜歡散步，喜歡「逃」。甚至有一個人坐計程車就到陽明山賞「樹」、抓住機會就去兜一趟雨的記錄。

誰說生活不需要調劑？只是調劑方法各有巧妙，否則人人不都變成了機器？

刻劃留學生涯最多也最深刻的於梨華，去美國已近二十年。因此她對留學生活的體驗和觀察特別尖銳。在她的筆下多數的留學生，是灰暗、消極、無助、絕望的。但她的辯解是：「我這樣寫是希望給國內的年輕人一個警惕，不要對出國抱着太高的夢想和期望，這樣失望會更大。」

至於留學生的婚姻問題，她也覺得越來越嚴重。不過對婚姻制度她却提出了很「新」的看法：「我個人認為在基本上婚姻制度是不合人性的，因為把婚姻當成公事。強迫兩個人住在一起是沒有道理的……但在沒有想出別的更好的方法以前，它是保持人與人之間平衡的最好方法。」一如她的文章一樣，她的說話也是爽朗、坦白而真實的。

在我們的印象裏，張秀亞的筆一直是唯美的，「三色堇」如此，「北窗下」也一樣。本來文學就是一種主觀意識的表現，所以在文學的領域裏才有如許多的派別。所謂寫實的、唯美的，只是代表作品的風格，無所謂「是」或「非」。

張秀亞是一位全能作家，散文、詩、短篇小說以及翻譯作品加在一起，共有五十多本。當然，我們不是以「多產」來衡量一個人的成就，但我們也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一位默默的耕耘者。

在報章上的長篇連載裏，孟瑤的作品一直是源源不斷的。「黎明前」、「浮雲白日」、「幾番風雨」、「食人樹」、「這一代」……。只要稍稍涉獵過文藝副刊的讀者，都該記得這些書名。甚至有些書還成為中學生假期指定的課外讀物。所以她有二十多本長篇單行本也不算稀奇了。難怪「多少年來，她把滿頭的黑髮都寫白了。」書上銅版紙精印的照片是最好的傳真。

同樣也是以長篇擅長的童真，論產品數量遠不及孟瑤多，但那本「夏日的笑」當初在幼獅文藝連載時，却使一向沒有耐心的我，抱着期待的心情，一期期的看完。也許是情節的吸引人？或者是人物的鮮活？

另外一位長篇創作多於短篇的繁露，自從「向日葵」一書被改編成電視劇後，知道她的人就更多了，於是「向日葵」裏的雅芳——一個倔強好勝的女性就更變得家喻戶曉。而原來

雅芳即是繁露的母親，雅芳的女兒也就是她自己。

在「葉曼散文集」裏，葉曼記錄了這樣一段話：「我始終盡力避免舞弄風花雪月無病呻吟的文墨，我希望由筆端去宣洩胸中塊壘，能引起讀者共鳴，稍盡饒益世道人心的微末力量。既不為留名，更不為傳世，祇是興之所至，信筆寫來。」所以這位外交官夫人的隨筆，常是言之有物，而頗有她獨特的見地。

同樣以翻譯見長的沉櫻和張蘭熙是有區別的。前者從事的是英譯中；後者做的是中譯英的播種工作。

沉櫻鍾情於褚威格，所以翻譯的「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」、「怕」、「同情的罪」都是他的作品。尤其是第一本，在推出之後，更曾造成極為熱鬧的情況。

在臺灣把現代中國作品譯成英文向國外輸出的功臣當推張蘭熙。雖然母親是美國人，但她從小就在中國長大，這對她所從事的工作，是極有助益的。

「紅紗燈」使琦君獲得中山文藝獎，這個成功絕不是偶然的，在本書「琦君是散文家兼詞人」的訪問報導裏，看到了她對寫作所抱的嚴肅態度：

「她認為寫文章第一要胸中有積聚。所謂積聚就是深切的體驗與感受。懷着一份溫厚的心情體驗人情，觀察物態，然後發而為文，才是言之有物，才是真摯的文章。」過份注重修

辭，刻意雕琢文字都是她想拋棄的。

另外加上蓉子、胡品清、瓊瑤就構成本書十六位女作家的世界。蓉子是屬於詩的，她「可從一朵野花看出天堂，可從一粒細砂洞察世界」。胡品清是屬於夢的，當一切令她厭倦的時候，甚至「山也徒然，水也徒然，生存也是徒然。」而瓊瑤却是中國文壇的一朵「奇葩」，因為「中國文人一向都是清苦的，光靠寫作過日子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但瓊瑤是一個例外。」

儘管不是學新聞的，但夏祖麗以灑脫、清麗、流暢、平實的筆觸展現了「她們的世界」，誰能說訪問報導是新聞記者的專利？

如果說一個人是一個世界，而當別人開放了他們的世界時，我們又何妨多瞭解一些？更何況她們又是一羣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。

■如發現本刊有裝訂錯誤或污髒缺頁者請寄回更換